

用不待徧舉而賅。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累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快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朱子以仁爲天地生物之心。蓋心統性情。性情之發而得其正者。莫大於仁。故仁可以包貫諸德也。

朱子以天地生物之心喻仁。故以五常百善。皆自生意推之。同爲一本所分。大雅問向蒙戒喻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

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又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止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蓋萬物萬事。同由於一心。有此生意而生。如就倫理上之善言之。則四德五常皆出於一本。更可細分。至於無窮。善亦一無窮。惡亦一無窮也。而善之本卽是仁。以五行配之。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

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如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朱子既謂四德統於仁。而四德中皆有信。如土之寄王於四季。故稱四德而信卽在其中也。

於是又就仁義禮智四德而分論之。曰。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又曰。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夏秋冬夏相似。仁義一作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是陰底一截。又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

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以義爲剛。非也。却是以仁爲剛。義爲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

語類又申論仁所包義禮智曰。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理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旣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

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也。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榦。不貞則無以爲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嘉會猶言一齊好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楨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爲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

易德明問仁。曰將仁義禮智四字求。又問仁是統體底否。曰且理會義禮智令分明。其空闕一處便是仁。朱子之言倫理。亦自其形而上學推之。蓋仁義禮智猶春夏秋冬始皆自一氣發生。初發者是仁。故譬之於春。譬之於元。可以統三者。必貫通本末而觀。仁之體用乃顯也。

仁既爲倫理上最高之標準。學者但能識仁。則行爲自無不善矣。故求仁爲亟。語類曰。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又曰。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又問諸先生皆令人去認仁。必要人體認得這

仁是甚物事。曰而今別把仁做一物事認也不得。袞說鶻突了亦不得。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或曰存得此心卽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便侵過

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學者雖以求仁爲亟。然但言其理。不通之於事。則無以見仁於倫理上之作用。故曰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仁者一而已矣。就事上分析之。則有以恕爲仁者。有以公爲仁者。有以愛爲仁者。有以無私欲爲仁者。語類一一論之曰。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虫也是仁。三月不違也是仁。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又曰。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又曰。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又曰。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又曰。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又曰。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

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又曰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又曰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又曰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爲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爲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爲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爲水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

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

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

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

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又曰。仁字說得廣處是

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又曰。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蓋曰。恕曰。公曰。愛曰。無私欲。無非仁之一端。而非仁之全體。但能識其全體根本之所在。而後推之於其枝葉。則凡親親仁民愛物之事。莫不在其中矣。

當時程門學者。上蔡以知覺言仁。湖南學派以愛言仁。朱子以其義俱有所未周。頗論其所以然。今擇錄之。語類曰。

仁固有知覺。喚知覺做仁却不得。又曰。以名義言之。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仁包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覺者乎。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先生曰。覺決不

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浩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着。隨卽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爲一。只是說得仁之量。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挽焉。遂蹉過仁地。

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大抵求仁須先克去私欲。故又謂把捉不定。皆是不仁。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也。又謂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錯了。便是賊其仁。去私之後。公心自顯。公是能仁之始也。能公然後能恕。能愛。語類又曰。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原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原有這水。所以開著便有水來。若裏面原無此水。如何會開著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曰。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

能恕故也。綜而論之。爲仁不外一心。一心敦篤虛靜。是爲爲仁之本。以敦篤虛靜。乃能去私欲也。去私欲則公。公則仁矣。恕與愛二者。是仁之效。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此就仁字本義而言。若推而達之。凡禮義信智。及一切萬善。何莫非仁之所統乎。

第四節 致知與力行

學者論知與行之關係。有言先知後行者。有言先行後知者。有言知行合一者。而朱子則力主先知後行之說。其條目甚詳。今分別論之。

(一) 總論知行

語類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又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尙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又曰。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

已復禮。又曰。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爲重。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

又曰。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

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二) 先知後行

朱子亦以行爲重。而論爲學則須先知後行。此自然之序。不可改也。故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又嘗以致知在涵養之先。窮理在集義之先。又曰。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蓋知卽所以窮理。又曰。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又曰。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又曰。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

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又論不先求知之深。而但言躬行之誤。曰。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又曰。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

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於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

又曰。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

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蓋知之既熟。則行自合於善。知未熟而强行。必

鮮有可觀者矣。答吳晦叔書論先知後行之不可易尤詳。今具錄之。其辭曰。熹伏

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

又得南軒寄來書彙。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

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

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谷

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

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

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

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

之淺而行。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

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

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峰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麤。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觀此書則朱子於先行後知。及知行兼進二說。固皆有所不許也。

(三)窮理

凡人之不善。皆是未行之先。知有所不盡。若夫致知之事。又不外窮理。理卽人

人所自具者也。故語類曰：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又那曾頑然。恁地暗，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見得不完全，見得不的確，所以說窮理。便只要理會這些子。又曰：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此言窮理不可不致其極。然理自在人心，惟其心不存，所以不能窮理。故又曰：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蠹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舊見則朱子所謂胸中之惡雜也。然窮理亦不外一心作用。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又論窮理之要曰：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

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又曰。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

多事業。與夫都兪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又曰。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須着有四隻脚。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適來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又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蓋理自在人心。但盡心以求古聖之恒言。天理之常道。自可得其要矣。然窮理者不可生怠惰之心。當積漸融會。所得愈多。則貫澈愈廣。而不可勝用矣。故曰。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又曰。今只是要理會道理。若理會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有二分受用。理會得一寸。便是一寸。一尺便是一尺。漸漸理會去便多。又曰。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

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又曰。道理無窮。你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三五件。又倦了。蓋是不能包括得許多事。又曰。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

然窮理者。卽以一心窮理也。必如何處心。而後可以窮理乎。語類曰。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問又不見他大規模處。又曰。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尙遠在。又曰。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按此所謂主宰。則心是已。又論窮理不透。及有所偏之流弊。曰。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

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又曰。知只有箇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釋氏之悞。又曰。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工夫。皆爲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又曰。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當時有以窮理不必深求者。朱子非之。其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大有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

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四)力行

致知者。所以爲力行也。故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又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又曰。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汎汎地過。則又不可。又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默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

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又曰。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又曰。學者如行路一般。要去此處。只直去此處。更不可去路上左過右過。相將一齊到不得。然則行之爲重如此。力行之前。固在先致其知。方行之際。尤當斷斷於理欲義利是非之辨。而後立心處事。庶乎得其正矣。今分別論之。

（甲）理欲義利之辨。學者既力行所已知。尤當勉其所未至。故每有所行。必先辨其爲天理爲人欲。此僅在幾微之間耳。語類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又曰。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豈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又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又曰。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又曰。天理

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然天理人欲。當何從辨之。不可不證以事。或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學者惟是時時持此天理與人欲爭。故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割定脚。與他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又曰。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爲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爲人。若實爲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蓋天理人欲。無非在此心中。此盛則彼衰。此消則彼長也。

然欲存天理去人欲。不外於克己。語類又曰。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格。不用著力。自然存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遇中人之資質。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因說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從這邊

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且去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會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蓋克己尤在先。就顯著之事著力矣。

總之天理人欲。不外一心。一心所包。不外善惡。善卽是天理。惡卽是人欲。善卽是義。惡卽是利。能先知去惡。則可以爲善矣。故曰。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的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彜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又有問好惡。曰。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然則理欲義利善惡之辨。亦在復其本性自有之懿德。則所判斷無不正。行爲亦無不正矣。

✓ (乙) 立心處事 人生斯世。自各有其當盡之義務。故不可不盡心於所事。朱子

嘗論之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又曰。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己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吾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稍如何。蓋能自盡天職者。亦惟先去此心之私意耳。

又曰。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些事。明知事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正所謂月攘一鷄。以待來年者也。又曰。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又曰。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

思。或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朱子論行爲之善惡。以爲必先有是善心。而後能行善事。至於所以使之有是善心者。不外平日講明義理。及熟習於此。則應物自能曲當。故能任大事者。其人必有廉恥。必有富貴貧賤死生禍福不可奪之志。此是行爲上最高之人格也。語類曰。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

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又曰。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會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又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又曰。困

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第五節 德之修養

朱子以爲衆德皆出一心。而以仁爲主。其論德之修養。卽心之修養也。人能知所以存心。則應萬事而無不善。今考其修養之法。約有數端。一曰求放心。二曰持敬。三曰主靜。四曰定性。數者亦相爲貫通。輒畧述之。

（一）求放心

朱子所謂存養之方。以求放心爲首。蓋本諸孟子之說者也。故語類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又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不失其本心。又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又曰。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又曰。未有心不定而能進。

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答項平甫曰。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又答方賓王曰。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此約論求放之要也。

語類又曰。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又曰。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又曰。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又曰。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

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今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又曰。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乃總說其義曰。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

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又論存心之法。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要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以達於道。蓋求放心之法。無論動靜。皆須持守。而又不可迫切也。

✓
(二)持敬

語類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又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尙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又曰。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蓋敬字工夫。至伊川程子始提出。朱子深贊其妙。當時亦有非之者。朱子極辨之。嘗曰。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愛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浩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嘿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不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又曰。今說此話。却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口就這敬字上做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

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至是乃論持敬之方法。曰。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而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又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

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又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又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朱子所謂敬義夾持。卽貫通動靜之意。蓋惟能敬以直內。而後能義以方外也。故又曰。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者守於

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也。

又論省察爲敬之要。曰：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腳去處。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常要自省得。才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一語。人固有事親孝、事兄弟、交朋友亦有信，而終不識其所以然者，習矣而不察也。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所以然也。習是用功夫處。察是知識處。今人多於察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欲作一事，却又分一心去察一心。胸中擾擾，轉覺多事。如張子韶說論語，謂察其事親從兄之心，靄然如春，則爲仁；肅然似秋，則爲義。只要自察其心，反不知其事親從兄爲如何也。故夫子教人只說習。如克己復禮，是說習也。視聽言動亦是習。請事斯語亦是習。孟子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輕，習字最重也。

✓
(二二) 主靜

宋儒多言靜坐。蓋此亦養心之法。而敬義之所從出也。然自與禪家有別。語類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又曰。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爲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又曰。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着落處。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

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是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然靜坐非必全絕思念。故曰。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塗。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

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又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

此段徐居甫錄說。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

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

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又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蓋禪家主靜。不免於絕棄事物。宋儒主靜。則將自靜其心。以應事物。觀朱子諸說。亦可知儒釋之所以分矣。

（四）定性

明道答橫渠定性書。亦關於修養至要。而其義深微。學者每以爲問。朱子恆解答之。或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朱子曰。是正心誠意以後事。則所論甚高也。故著於德之修養之後。明道定性書曰。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非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足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

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語類曰。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爲說得圓。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柰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個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也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擴然大公。觀理之是

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定性爲存養之極功。蓋養之於此心未發之際。則其發也自然中節。所謂物來順應者也。觀此可見身心一貫之妙。定性書後數語謂遽忘其怒。非謂便無此怒也。怒亦須合中道。語類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惟性定則可以動靜如一。內外無間矣。

第二章 朱子教育說

第一節 總論爲學之方

(一) 教育根本原理

朱子以人之生也。同稟此理。同稟此性。故人人有窮理盡性之天職。而聖人之生

於世。則有教人人使之窮理盡性之責任。故曰。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個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曾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個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個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

至就學者一方面言之。則人人當以聖賢爲己任。以學問爲己性分內事。故曰。學

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又曰。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又曰。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旣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袞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孝。爲臣極其忠。某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又曰。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二) 立志精進主義

人人當以聖賢爲己任。聖賢當以教人爲己任。此朱子教育之根本原理也。人之視聖賢太高。而不敢效慕者。亦以志之不立耳。故立志尤爲學者第一要義。語類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又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

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覲，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又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着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又曰：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會做一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又寓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

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着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欹也。又曰。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然所謂立志者。必當勇猛精進不斷。學乃有成。故曰。爲學不進。只是無勇。又曰。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又曰。爲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又曰。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又曰。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雖然。志者精神之作用也。學者於此。當磨礪精神。剛決向前。未有不成就也。故又曰。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凡做事。須着精神。這箇物事。自是剛有鋒刃。如陽氣發生。雖金石也。透過。

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至是乃喻精進不斷之方法。曰。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又曰。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三) 實用切己主義

朱子教人爲學。以實用切己爲主。嘗曰。近世講學不著實。常有夸底意思。譬如有

飯不將來自喫。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此意盡方進。蓋學者之事。豈徒炫耀求人知而已哉。固當切實有益於己。乃爲貴耳。語類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揆討得道理。縱使揆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又曰。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或問爲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妄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着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

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又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易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袞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蓋先由切己實用者。逐一參究。然後乃能推而達之於天下萬事。學者切不可忽。

於淺近。徒驚高遠。積小者致大。行遠者自邇。此事本一以貫之也。語類曰。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克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又曰。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又曰。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又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此則又舉當時切己實用之目。而推之也。

第二節 小學

教育之事。小學尤要。蓋蒙養以正。則此後之成材可冀也。自周之衰。學校之法廢。小學之制亦亡。有識之士。所爲屢嘆。朱子嘗采禮及諸傳記。爲小學一書。以教學者。其用意至爲深遠。自題其端曰。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于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

今頗蒐集以爲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朱子既遵程子遺說。於禮記中取大學中庸二篇。以爲學者入德之門。然此皆大學之事也。故又別輯小學與大學對。庶幾古者教人之法。可由是而明。小學采諸傳記。且稱管子弟子職。語類曰。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嘗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又曰。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尙德不尙力之事。蓋朱子不滿於管子之學。惟善弟子職耳。

小學與大學之異。朱子以爲大學所教者在理。小學所教者在事。然理事終歸一貫。語類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又曰。古人

自入小學時。己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又曰。古者小學。己自養得小兒子這裏定。己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又曰。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又曰。小學是直理會那事。大學是窮究那理。因甚恁地。又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又曰。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朱子以小學工夫爲不可少。後之學者。既不得漸漬古之小學教育。雖年歲長大。仍當擇小學中之有用者補習之。語類又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

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淳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寓作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脚做去。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寓作根株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割住硬寨做去。

又敬字徹上徹下。可包小學大學。曰。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

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又論當世教育之弊。曰。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益。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又畧述古時教小學之法。曰。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元興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小學所當謹。卽兒童灑掃應對之類。然平日兒童一小舉動。亦不可不嚴。久之自然純熟。易以入德。語類記朱子一事。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先生曰。可拂殺了。我不愛人恁地。此便是燒火不敬。所以聖人教小兒灑掃應對。件件要謹。某外家子姪。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他家長上元初教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氣習便不同。朱子所論小學兼家庭教育言之矣。

第二節 讀書法

朱子讀書法。貴於精熟。默識其文句。反覆其義理。而深詆貪多欲速之病。此於學者最有益。嘗曰。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又謂讀書須切己體察。庶於身心有用。不徒究其文字而已。立言皆平易。可以學者師法。茲從語類掇其尤要者數十條如下。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

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

學問就自家身上。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

讀書須是看着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沉着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

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

看文字須要入在裏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略略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略。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閑看過了。有

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賊罪情節。都要勘出。若只描摹箇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却不知何處做賊。看文字當如高賊大騙。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着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日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放寬著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得出來。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關捩子方得。只認下着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

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搜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崖去。崖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

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爲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隨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

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爲人自是爲人。讀書自是讀書。凡人若讀十遍不會。則讀二十遍。又不會。則讀三十遍。至五十遍。必有見到處。五十遍。瞑然不曉。便是氣質不好。今人未嘗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響。今學者本文尙且未熟。如何會有益。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着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

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眊眊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

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裏讀。心裏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仔細。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車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蠱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蠱心大氣不得。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窆。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斷間。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

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得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略略加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尙要走作。道理尙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閑少頃。養精神又來看。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己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古人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如此於病何補。文字浩瀚難看亦難記。將已曉得底體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曉易做底事。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注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

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着自家身己。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着身己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何益。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譬如拭卓子。只拭中心亦不可。但拭四弦亦不可。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

又曰。人有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略過題一行。不看題目。却成甚讀詩。

也。又嘗見龔實之轎中只著一冊文字看。此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著三四冊書。看一冊厭。又看一冊。此是甚功夫也。

因僉出文字。偶失僉子。遂不能記。云舊有人老不識字。然隔年瑣瑣出入。皆心記口數之。既爲寫下。覆之無差。蓋其人忠寔。又專一無他事。所以記得。今學者不能記。又往往只靠著筆墨文字。所以愈忘之也。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

經旨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畧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

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此一

先生親書示
書堂學者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儂皎厲兮。去道遠而。蓋此理醜厚。非便儂皎厲不克負荷者所能當。子張謂執德不弘。人多以寬大訓弘字。大無意味。如何接連得。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文義相貫。蓋弘字有深沉厚重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得也。此語最佳。問集注解此謂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孤如何。曰孤只是孤單。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別無所有。故謂之德孤。

編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他。兵法有云。車載糗糧。兵仗以養力也。編次文字。用簿抄記。此亦養心之法。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

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曉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

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悟。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

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已上諸條。雖不加詮次。然朱子所論讀書之法。大畧可見矣。嘗謂當時學者。有兩種病。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上種似近禪學。下一種則學者通病。前者失之太約。後者又博而無當。故須熟讀精思。循序漸進。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如源泉之盈科而後進。不疾不徐。庶幾有以得乎博約之中矣。而尤貴體之於身。驗之於事。始不爲徒讀書。其反覆開導之意。一何詳也。古今學者之弊。政復有相類者。輒具錄之。可以觀焉。

第四章 古今學術評論

第一節 道統評論

宋世始有道學之名。學者之論。皆以周程接孔孟之傳。其說至朱子始大定。而大率本之韓退之。退之原道曰。斯道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

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蓋退之以道統之傳。自堯舜至於孔孟而止。於漢以來諸學者。皆有所不許也。朱子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又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又曰。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縱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

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徑徑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又曰。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蓋朱子以周程上接孔孟。而以張邵爲輔。此朱子道統說之大略也。

朱子滄洲精舍告先聖文。蓋隱然以道統自任。其詞曰。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久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興。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

厥初。奠以告虔。尙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又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道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然則朱子所謂道統相傳之內容。卽是仁義。卽

是一心而已。

朱子於孔門獨推顏曾。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棱合縫。猶有未盡處。又曰。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又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此皆就其氣象言之也。

朱子評周程張邵之語。輒擇要記之。語類曰。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又曰。濂溪靜一。明道敬。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孟子

是箇有規矩的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候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然。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澈。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又答汪尚書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雖於溫公橫渠之間。則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朱子始事藉溪。後見延平。皆是程門之緒。然朱子自得處爲多。故於程氏門人多有微詞。嘗曰：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

又曰。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又曰。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此於程子門人。似謂其皆未能得程子之傳也。

胡文定安國。雖未及二程之門。而與游定夫。謝上蔡。楊龜山友善。三子皆以斯文之任期文定。故文定亦奉程門之學。其從子藉溪名憲。季子五峯名宏。並受學文定。朱子嘗事藉溪。張南軒之學。則出五峯。朱子尤善南軒。故胡氏是程門別傳。語類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又曰。胡藉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又曰。五峯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朱子於南軒最少微詞。極稱其詳於義利之辨。惟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

折。又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至於延平之學。出於羅仲素。仲素學於龜山。朱子厲志聖學。在見延平之後。嘗云。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或云。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會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又曰。延平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於人。真得龜山法門。是朱子對於程門諸子之評論也。朱子於孔孟周程張邵以外。以爲於斯道若有聞焉者。則稱荀卿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爲優於諸子。韓愈於孟子之後。亦謂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朱子嘗於王通續經說綜論之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亦姑記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

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云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又以荀卿不及王通。曰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却要鬪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爲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至之間。楊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去推求。或問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揚子雲之學實韓子之

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朱子嘗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朱子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因曰。看來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朱子對荀董揚王韓諸子。尤於荀揚多貶辭。王韓似有見於道。又各有所短也。

第二節 異學評論

今所謂異學者。非編者之意。以下述諸人爲異端也。蓋據朱子及朱子之徒所言。其人之學皆有較然與朱子異趣者。則入乎是篇。自釋老至朱子同時辨論之人。並及文章之士。凡朱子對之有所批評。咸錄其大要。可以考學術之異同焉。

(一)老莊申韓諸子

語類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周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尙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

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搭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饒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語類曰。列子平淡疎曠。又答張敬夫曰。橫耳所聞。無非妙道。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原註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豪髮之間也。

又論莊子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智者過之也。如說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論墨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按韓退之云。孔子必用墨子。

爲孔墨

論管子曰。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門人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

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裏。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著書立言。皆有這箇意思。

(二) 釋氏

朱子早年亦學釋氏之學。入其中至深。大抵佛教有小乘大乘。程朱所非。於小乘教尤力。至於大乘教則佛教之高者。朱子以爲是巧取吾國老莊之說爲之。蓋大乘教本係晚出。近人固有疑其非佛說者。朱子之說亦有可玩也。嘗曰。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又觀列子偶書曰。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蓋大乘教本後入中國。漢晉之際多是小乘說。朱子之論釋氏以其遺棄人事最與儒異。此就事上言。若就理言則以爲不出乎列莊之

緒。今掇其最要之說於後。

語類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臟。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皆是後來中國人。以列莊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

又釋氏論曰。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

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列莊之言以相之。然尙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龕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旨。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其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尙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眞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淫巧僂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

益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清閒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

朱子論釋氏之教理曰。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頑空。又說真空。頑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用。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又曰。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又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卽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棄父母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又答吳斗南書曰。佛學之與吾儒。雖略有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

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又答李伯諫曰。來書謂聖門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某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三)蘇子瞻與王介甫

朱子於宋代文學之士。最稱司馬君實。至班之於張邵之間。其次則歐陽永叔。至於劉原父曾子固。亦所推許。且慕子固爲文。此諸人大抵文章尤長。非必有得於道學。其議論亦多有合者耳。當時蘇子瞻王介甫。文采尤爲學者所好。而學術未

出於正。朱子於二家之文。每有所辨論。蓋亦不得已也。

語類。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公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當時有好東坡之文。比之韓退之者。或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蓋文人學術。韓退之最爲朱子所推。歐公猶覺其淺。東坡更不及也。其意似以荆公之學。亦在三蘇之上。語類又曰。老蘇之書。當時甚崇敬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曰。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

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老蘇後作辨姦論以刺荆公。荆公既敗。世人以爲知言。朱子獨謂面垢身污。飲食不知多寡。卽此謂是放心則可。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

朱子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要緊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症。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又云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說得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己。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爲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

又答汪尙書曰。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某亦未能不以爲

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誹詆。在今日在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尙權謀。銜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

(四)陸子靜

當時與朱子並立講學者。惟象山陸子。象山之學。偏於尊德行。而略於道問學。朱子以爲其弊。且流於禪。鷲湖之會。雖不合而罷。然象山與朱子固絕相重。以後常貽書往來論學。象山不喜濂溪太極圖說。謂太極之上。不當著無極字。此爲辨論之最烈者。（參看近編陽明學派附錄）其後象山訪朱子於白鹿洞。朱子請其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以示學者。藏而跋之。稱其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顧象山之學。亦盛行於世。朱子平日頗與門人論其異同。茲就語類錄其要者於後。至於朱陸論學之書。及兩家是非之辨。誠不可以勝詳。悉俟覽者之自考焉。

語類。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

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常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先生因語諸生云。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尙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又曰。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又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尙說得好在。

又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却說錯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

爲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

又曰。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卽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旣不尙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旣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也。

有一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先生痛加誚責。以爲此三字誤天下。

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甚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才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所謂意見乎。又曰。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又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鑄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

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衰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又以象山之學。與東萊南軒及浙中之學。比而論之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

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卽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却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却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說。却不如此。子靜却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却平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糊。胡鶻突遮蓋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曾子顏子。是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他只是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聖人說克己復禮。便是真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一

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酎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

(五)呂伯恭

朱子平生朋友中講學友好最篤者。惟張敬夫。栻。呂伯恭。祖謙。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蓋伯恭好博綜羣論。尤喜史學。其流弊遂爲浙中一派。競尙功利。故朱子後於伯恭多微詞。蓋推究其原。不得不以咎伯恭也。茲亦掇錄。以見學術異同。辨浙學者亦附見一二焉。

語類。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

又曰。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又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不知是如何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他方說不是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麼學。只是見得淺。

先生問必大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又曰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馳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於論語一書上加工。又曰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又曰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

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疎空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

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會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又曰。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猥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太白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

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

當時浙中自有一種風氣。崇尚史學。伯恭兄弟亦好之。益張其饒。伯恭實喜兩蘇議論文字。故朱子又謂伯恭是箇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箇輕儇底人。浙學至永嘉永康。益放於功利。而陳同父尤與伯恭相得云。

(六) 陳同父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與朱子善。而不談性理。其言政治。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胛面盜背。則於諸儒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

有一日之長。朱子屢與貽書辨論。每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又曰。陳同父學以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然推同父之學。東萊當日實有以啟之。故又曰。陳同父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爲諷說。反被他玩。

又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歎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汙濁。要擔頭出不得。

同父專言政治。尙功利。與朱子辨論諸書。具見兩家集中。朱子稱仁義以紮之。其言至爲詳悉。朱子論政治之原理。可就答同父書見之。而儒家與功利派之不同。

亦因是可見。同父書從畧。特取朱子答書較詳者一通著於後。

文集答陳同父曰。來教縻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卽是漢唐之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

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

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歿。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

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在我者則固卽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閒。不似堯而似桀。卽此一念之閒。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

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

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攪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卻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麤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卻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卻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眞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眞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

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爲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卽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譎譎。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朱子之論政治。仍本其哲學倫理一貫之宗旨。以爲不去人欲。則天理不能存。不賤功利。則仁義不能行。故必正心修身。則自可治國平天下矣。漢唐以後之治。固未足與於此。故深以同父之說。未爲知其本也。

(七) 陳君舉葉正則

陳君舉傅良。葉正則適爲當時永嘉學派之巨子。永嘉之學亦言功利。然不如陳同父之放縱。或巧自蓋匿其實。所言多不曉暢。顧其學者皆好文。中子言政治制度。亦史學之餘風也。永嘉之學其始亦出於程門。至後乃別爲一派。

陳君舉嘗作詩說。朱子以書問之。君舉答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



嘗落筆。愚見欲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劃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朱子答云。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有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牽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在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或問朱子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他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

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語類。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官路來。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彊說。便說出無限亂道。前輩如歐公諸人爲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更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疎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說一載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

語類又曰。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略。又曰。葉正則作文論事。全

民國五年七月印刷
民國五年八月發行
民國廿一年三月九版



有不准著作權

著者

梓潼謝无量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分發行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南京徐州杭州
福州廈門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瀋陽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中華書局

(學生叢書之一) 朱子學派

◎ 全一冊定價銀六角五分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57383

本館
53 575 月

到期單

請照以下日期還書

師 I 80. 3. 14

師 L 80. 12. 18

76.5.50,000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索書號 125.5

登錄號 57383

844

書名 朱子學派

編(學)號	借閱人	借期	備註
92511064	蔡建襄	77.6.7	
759144	沈百之	78.11.16	
67900013	賴楚璋	80.1.31	

索書號 125.5

844

登錄號 5738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57383